

艮齋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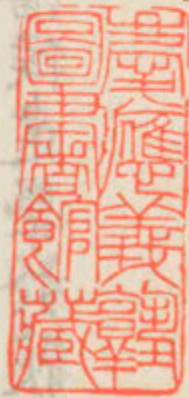
十

有

1030

遜齋記

長州侍講小倉公脩扁其室曰遜齋者一齋佐滕先生所命且書云頃屬予為之記公脩志篤氣醇讀書甚精敏與予交已數年矣固不可以不文辭也夫道之高大如天然天無窮際道亦無窮際苟非遜其志夙夜自強不息惡得窺其全體哉然世之學者畧涉經史輒侈然自大不肯遜志求天下之善何也今夫溪澗雨潦俄集旁出橫溢勢若可畏而一轉眄即可褰裳涉之其所容者狹也至于滄海則百川灌之而深溢矣旱燥石流金而不涸我扁巨艦大如丘山而



不以爲重。龜鼉蛟龍魚鼈並育。駘駘生于其中。而不以爲勞。其所容者宏也。丈夫之學道。宜當遜其志。宏其量。如滄海之莫不容。然後庶乎有以窺之矣。彼侈然自大者。此特區區溪澗之量。其終身局促于佔畢。而於道無所見。無足怪者。公脩齒髮甫燥。即講究經史。今已儼然大藩侍講矣。而自視歛然。從人問業。惟恐不及。如青衿書生時。豈非其所見者甚高。所期者甚大。故能好古敏求。欲以盡收天下之善。而不遺也邪。且公脩始祖尚齋先生入整宇林先生之門。爲都講。課生徒二十年矣。享保中藩侯建學於荻也。徵還之。

使定其制度。是爲明倫館。而江戶之邸則未有學也。天保辛丑。今侯建學於邸。命公脩董其事。學成。公脩行釋奠之禮。升坐開講。大夫士皆竦聽。以爲希覲盛事實有備館也。夫以長州儒貢之多。而學校之制。悉出于小倉一家。祖孫疊嶽接輝。名垂後昆。若有數存焉。其間者。公脩益遜志敏求。終始弗渝。則學之進德之脩。源源乎其來。浩浩乎其不可禦。而道之全體庶乎有以窺之矣。此乃一齋先生所以命且書之意也。歟。予學術疎淺。繆承公脩之薦。得以外臣講經於館中。亦榮矣。故記而勗之。此亦所以酬公脩之意也。歟。

養魚記

庭中有洿池方僅二三丈荒廢久矣巳亥之夏浚之使深疏之使通植矮樹於岸又引隣池之委以注之有風則細波如縠無風則平澹如鑑天光雲影往來其上而竄泉之聲潺潺然每夜深人靜屢以為雨至也因命童買小魚數十頭養之張髻掉尾或游或潜洋洋焉若相樂於江湖予亦觀而樂之殆有濠濮間想因感魚冥頑無知之物也惟其無知故不動於慾圍之以勺水而不悲放之以江海而不喜一遊一泳不願乎外是能樂天者也蓋天之生萬物各有大小

小之不可為大猶大之不可為小小者不必羨大大者不必凌小各全其所稟安其所遇此之謂樂天而人也物之靈乃逞無厭之慾得蜀望隴戚戚然如在囹圄之中洵有愧于此魚何也

格物說

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有物必有理日月之晦明星辰之經緯與夫山川之流峙草木羽毛鱗介之森布翔游隸首不能舉其數神禹不能辨其類而理斯存焉學者將從何處格之若悉格之也能竭一生之精力安能得格天下萬物之理哉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夫以堯舜之知孔子之聖且有所不知況後生末學欲知堯舜孔子之所不知辨神禹隸首之所不能辨不亦迂而煩也哉堯之授舜也以執中舜之授禹也又加

以精一而其命契設教也以五倫孟子稱三代之學
曰皆所以明人倫也以此觀之格物之要莫先於人
倫人倫既明而後可以治天下國家矣故曰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又曰以脩身為本其所以拳拳於此者
不一而足蓋聖人懼夫學者或驚虛遠或務鬼瑣而
遺人倫之大本故嚴其次序而垂之誡也學者不於
是焉竭力而汎汎乎欲格天下萬物之理不亦勞而
寡功也哉故曰人倫之外無問學焉天下國家之外
無事業焉若夫星緯歷象禽獸草木之理則何必專
用力於其間邪五穀吾知其宜于下地宜于高爽春

可耕而秋可獲而已若其種藝耕耨之詳付之農夫
可矣牛馬麋鹿豺狼吾知其可羈勒可衡輓可捕而
食可驅而逐而已若其畜養獵獲之詳付之圉人與
虞人可矣參苓伏求藥石之劑吾知其可療疾而已
若其性味寒溫之詳付之醫師可矣鄙語曰耕問奴
織問婢是不遠之喻也蓋一則精而則粗弓人善作
弓矢人善作矢而羿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輿人善
作車圉人善養馬而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賈
精於貨而不可以為市尹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縣
令正精於器而不可以都匠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

三官者精於道也堯舜之治天下其精於天文不如
羲和精於樂不如夔精於器械不如倕精於草木鳥
獸不如朱虎熊羆然而為天下之君者精於道也為
大人之事者不為小人之業何則而而精雖聖人所
不能也盍亦就大學之成法察之乎民之俊秀者惟
得入大學其他皆歸之民農也工也商也彼皆為之
於天下之用無所闕焉大學之士皆當公卿百執事
之選者故其學之之方自脩身齊家以至于平天下
至為詳密夙夜俛焉究之且恐不精尚何暇用力於
器械草木鳥獸之微哉或曰古者伏羲畫卦神農種

五穀制醫藥顓頊作曆之數聖人者皆通于天地萬
物之理以開物成務而先民用乃所以治家國之切
務而子一筆勾之曰學唯明人倫而已矣無乃悖乎
聖人之教歟曰不然聖人之教隨時而不同邃古民
未知趨吉避凶之方也故伏羲教以卜筮民未知養
生除疾之方也故神農教以種五穀制醫藥民未知
節季早晚之詳也故顓頊作曆以明之此皆於當時
為至急之務而今則醫藥種樹卜筮天官各有其職
治大學之道者何必竭力於此何則吾所學乃在遠
者大者彼鄙事末藝非惟不暇及亦不足為爾若性

素好之者以其餘力學之亦可矣吾每懼世之學者
貿貿焉惟末之務而遺其本也故為之說

○論宣元二帝

辛丑八月念八夜與家塾諸子席上所作

漢宣帝喜刑名之學精究吏務信賞必罰民安其業
為漢室中興之主矣元帝崇尚儒術頗改宣帝之政
而紀綱廢弛貂璫用事遂致王氏篡奪之禍於是世
或以為儒術迂緩不及刑名之峻此見五穀之不熟
以為不如稊稗豈通論也哉夫所謂儒術云者即唐
虞三代相傳之道仁以為本義以為用禮樂以為羽
翼使天下之人沐浴乎膏澤淪浹乎德義而不忍叛
其術似迂而實捷似緩而實約可以養天下之元氣
而延國脉於百世矣彼刑名者孰創而傳之非商鞅

申不害韓非之徒也耶此數子者不知儒術之要不
達禮樂之原徒以峻法嚴令刼制天下之民一朝論
刑流血成川是以民不寒而栗皆爭趨法令乃自矜
誇以為功軼乎三世矣殊不知其所以令行禁止者
適足以劉喪元氣而速覆亡之禍若暴秦尤其彰明
較著者也宣帝生長閭里知民之情偽及即位專以
刑名為治是猶播糠稗於沃壤之區而灌溉焉蘆蓼
焉又加牛羊麋鹿之墮焉故能成中興之業矣然其
為政不任德而任法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忠厚之風
衰告訐之俗熾漢室元氣日以衰耗天下之心日以

背叛遂至于寶鼎金甌為王莽一豎子所默奪而天
下莫敢枝梧無乃刑名之流毒於後裔也歟今夫養
人莫如五穀氓之蚩蚩不食五穀而食糠稗卒之藏
府不實肌膚不堅不得終其天年固不如五穀之能
養人也使宣帝純用儒術其所底可以與成康並鑣
而馳何以此區區之刑名為哉元帝資質昏懦雖用
儒術而其實皆與之背馳任小人黜賢才官宦權熾
忠臣箝口此不惟五穀之不熟且鹵莽之滅裂之不
蘆不蓐至于凋悴枯槁而後已其所好者特名耳安
望其比美於三代耶議者不察乃謂儒術不如刑名

惟利是趨。權貴富豪。殫智力療之。而貧窶者。則藐視之。故貧窶者。往往致夭札。或不療而斃者。相錯寧忍坐視之乎。於是大開館舍。延病者。四方爭請治。近則因輿而來者。歲不下數千人。遠則寓館中者。常三百餘人。翁朝夕診視撫摩。如慈母之於赤子。貧者不惟不受酬。反推衣分食。調其匱乏。汲汲若不及其死。于館而無所歸者。棺斂而葬之。蓋仁厚惻怛之意。藹然有不能自遏者。非徒徇一時之名。而強為之也。是以病者益雲集。殆不暇給。乃選高第弟子。分處諸州。各立門楣。三寫醫術之名。震海內矣。翁晚年托家事於

子猷。卜居江都。麴街與一時聞人名士相交遊。酒酣酌酒談笑。其氣耳熱。睥睨一世。所獲金帛。揮散如糞土。每情世人以醫為賤業。俳優視之。而醫亦甘受不耻。以謂神農黃帝。帝而醫。伊尹相而醫。仲景太守而醫。古聖賢皆所留心。而俗醫不自重。橫潰至此。閻全因高自標置。諸侯有以重祿聘者。不應。有舁肩輿迎請者。亦不應。富商大賈。奉千金邀之。亦不應。而貧羸者親來請。即欣然療之。其氣概如此。翁老且病。乃歸麴谷。病益加。而豪氣不除。命子猷張伎樂宴。故舊父老使之酣嬉。驩洽而躬據床。胸睨以自娛。如是者數旬。其費不貲。

而子猷有至性曲副其意不使知經營之艱及其疾革也猶張宴不止絃索嘈然翁擁衾不動衆怪視之則逝矣皆撫尸哭之慟遠邇聞者如失怙恃莫不灑淚實文政七年七月某日也壽六十有六葬西原先塋之次翁姿貌魁偉膽略絕人嘗撰益謙革弊二書將立都下醫門條令以變其陋習有志不果退而注意著述將傳諸後世選方書十二部七十卷每一書成就名儒竹村悔齋是正焉悔齋奇節就死也過翁永訣託以後事翁以其遺言屬予訂其著述因相往來十餘年矣故子猷持狀謁表其墓予曷可辭

嗚呼古之君子知耻自重苟非其道千駟之富萬鍾之祿不屑也蓋德充於中而不慕乎外隨所遇有以自樂焉後之君子寡廉鮮耻惟利是求而醫特甚者突梯滑稽伺人之嘖笑輒迎合焉高門懸薄莫不走也獨翁深自顧重雖公侯聘之以重祿富商邀之以厚利皆牢拒峻却若將浼焉其志將以變醫門之陋風豈不毅然豪傑之士也哉是宜勒諸貞砥以傳于百世俾為醫者有所激勸焉

高嶋朔菴君暨配岡田氏墓表
君諱久長高嶋氏朔菴其通稱考諱久利母布施氏
久利稱寶壽軒以醫術鳴世 有德大君嘉之
召見業益行而君又精于啞科聲譽夙著寶曆四年
應田安府之聘明和二年 女公子種君降誕因
為侍醫安永四年 浚明大君養 種君為子
移之 正城君亦從焉五年賜俸三十口天明四年
擢 西城侍醫賜俸米二百苞爵叙法眼蓋君之得
仕于 幕朝也自侍 女公子始是以益感其恩竭
力於調護未嘗懈弛 女公子貴庚寢長遂以七年

十一月釐降于紀州邸云寬政三年晉正城侍醫其明年告老為奉朝請六年二月七日以疾卒壽七十配岡田由茂女天明二年正月十八日先卒窆于四谷法恩寺之兆至是而合葬焉有二男長久則次以直適孫久徵君歿已垂五十年矣久徵惓惓焉思其德不措欲更建碑勒世系履歷之概屬予為之文予謂君自草莽起掛名朝籍豈偶然哉意其淬勵精苦大肆力於醫術故能顯融乃爾久徵思慕閱數十年不衰其孝義亦云厚矣為子孫者皆能如是高嶋氏其有不昌乎乃叙其履歷并述世系曰高嶋氏

之先出自近江守佐佐木信綱信綱次子曰高信居于近江高嶋因氏焉五世孫越中守信顯其次子曰重信重信長子曰重綱少而善病不能講武事因學醫于今大路道三號朔菴遷居京師天龜中建堂于東山曰養生堂民之貧且窶者悉施藥療之所活不可勝數遂著籍于京師五世孫利重始徙江都其孫久利乃君之考而得召見者也嗚呼此祖先之所以隕祉于子孫而君之所以發迹於中朝也歟

十一月... 其明年... 勸... 公... 下... 東... 魯... 重... 十... 二...

山桂憲德樞村翁墓碣

先王治國以民為本故獻版籍則王拜受之以藏于府而親民之職必擇忠厚慈惠廉而寡欲者任之其上者爵以卿大夫下者亦加以士使之勸稼穡教孝悌家給人足一夫莫不獲其所矣後世王政熄為有司者率皆徇一時之利務為聚歛而置民隱於度外幸而有愛民施仁卓然可稱循吏者出焉則安可不標揭之以勵世耶翁諱重庸樞村其氏稱善左衛門父諱重恭家世為里正天明七年翁襲職夙夜盡心吏務民之勤者褒之急者誠之或過而犯法者諄

謀教誨出于至誠皆感悟自新乃密告諸官赦之或
罹艱厄或窮乏不能存者捐錢穀賑之民莫不敬慕
其德寬政七年守山侯擢為郡官屬吏賜俸米賞其
能治民且辨國用也十一年命為鄉士守山鄉士以
翁為始蓋特恩云享和元年賜新懇三段二年入江
戶賜謁給酒食文政十三年今侯即位獻金以賀後
賜徽章服先是侯設封內育子之法積金收息以給
焉翁又獻金助其資侯益嘉之且以其累歲多功勞
也班進小從人時人榮之其他賞賚不可勝計蓋守
山封建以還自閭巷起大受寵錫未有若翁之盛者

實樞村氏中興祖也翁幼而喪父極貧罄翁儉素力
耕墾蓬蒿闢畬畝數年家道大殖然性仁厚喜調恤
家無餘財天保十年十二月告老是月二十七日病
卒壽七十有三葬于彌明山釋謚曰憲德配太田氏
以翌年三月二十二日歿因祔葬焉有三男二女男
皆夭女適遊佐氏初翁妹適阿部氏生男因養為子
配以養女是為重章嘗列藩士故以嫡孫重之繼職
云嗚呼先王愛民也深故有功庸者必加旌賞以勵
天下侯之於翁功不遺賞不僭可謂得先王美意矣
而翁亦能竭力吏事班列士籍上以光于祖宗下以

義順
女孫
為養

榮于子孫民思其德不忘誠一鄉之善士也哉

普照極村君墓碣

往年予歸觀郡山遊守山土沃水清田疇繡錯溝塍

脉連竊謂此間必有才吏能修農政者今茲復歸觀

邑人阿部貞茂持亡兄重章行狀請表其墓取讀之

然後知守山才吏乃為阿部氏出也益奇之因為掇

其狀而經緯之曰君諱重章稱善左衛門初極村重

恭次女適郡山阿部貞宜方妊有故出嫁安齊氏遂

生男乃重章也外舅重庸鞠為義兒及長配以養女

享和三年襲職為里正尋兼岩作正直二村吏務文

政十年累功列藩士為郡方手代先是守山及岩作

所引以溉田者曰保多禮溝水脉所通有岩下者長
五百步許其石皆岩礧錯峙堤卑而易壞水為之耗不足供
灌溉雖屢以官資修之終不能鞏固民皆病焉因胥
議將更劈山開渠大築隄防且以為通岩城孔道請諸
官官命君董之君精思擘画胸有成算乃興役徒馭
之以威撫之以恩役夫麇集畚鍤雲起纔數日而竣
功堤長九百九十四步一勞永佚無旱潦之憂往來
者亦濶步而過民甚便之此舉也官初算之用役夫
凡千五百口迄其成也縮三之一蓋君董督得宜之
所致實天保二年三月也守山有稻荷廟官命君再

建之又古城址有八幡廟寢頽廢君與子重之詢諸
衆募財再造殿廡宏麗大過舊觀是以募財不足償
其費君極力營辦捐貲居多而無幾微繫愴之色惟
以興廢為喜其他封內修築君所幹旋而成者不可
枚數天保十年擢為郡方調役副官此職綜理民政
封內盛衰所係君膺其任方將盤根錯節試利器於
一時以成富庶之功而遽罹沈疾遂以十二年六月
十日棄世春秋僅五十有一矣寔于彌明山先兆之
次聞者莫不痛惜君忠于奉公臨事明敏善斷而於
會計尤精密不漏絲髮有暇則襄徇于隴畝之間省

稼穡以自樂。傍好俳歌。號東風菴。有四男三女。長重之嗣。次重溫。為支族重明女壻。次正已。出繼關內氏。次某。長女夭。次適今泉氏。次未嫁。禮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君修水利。資灌溉。使百世無旱澇之菑。其所以有功烈於民者。鉅所謂歿而可祀于社者。非邪。獨惜抱經濟之才。而未究其用。天遽奪之齡。然其所為。既已彪著如此。故予為表之。俾後人思其功。而有繼焉。

○中村元敬妻原氏墓碣

閨範不脩。世無良婦。非有德者之言也。若原氏可不謂良婦乎。原氏年二十。來嬪中村元敬。文政庚寅。元敬應沼津侯聘。徙江戶。原氏留養姑於信州。婉孌恭順。甚得驩心。天保辛卯。來江戶。時元敬僑居小傳馬巷。業未振。原氏躬執薪水縫紵之勞。肅如也。姑留在信州。歲時問餽不絕者十年矣。已亥二月。既婉尋得疾。是歲沼津世子不豫。頗劇。元敬侍側。庀湯藥。不歸者數月。原氏力疾理家事。由是元敬專力於侍養。而世子疾遂脫然矣。因加俸賞之。原氏喜曰。妾獲覩吾

未榮寵死，不恨矣。其志行如此，尚謂世無良婦乎。庚子五月十四日，棄世于本鄉元街寓居，年僅三十六。葬小石川真珠院，釋追歸曰：淨相院有二男三女，惟一男存，餘皆夭。予為表其墓曰：婦善事姑，未足奇也；躬執爨饔，未足奇也；惟在卧病沈綿之中，能使其夫盡忠於所事，有足奇者。斯可以揭其阡而無愧辭矣。原氏諱未幾，信州伊奈郡大泉村人。考諱貞謙，其先曰上總，為松本城主。小笠原氏麾下，以驍勇聞。小笠原亡，退隱大泉村，子孫遂家焉。一言也，告其力下不

中林寺遺集卷之六

松山侍醫有容堂天岸君墓表

嗚呼！是有容堂天岸君之墓歟？君所謂古之良醫者歟？夫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辨陰陽，審虛實，神中奇效，百不失一，如張留侯運籌於帷幄，而扼項籍之吭；崔司徒灼見形勢，殪赫連而感柔然也。病之常變，順逆無窮，而術之制變出奇，亦無窮。故一投劑，即莫不霍焉起矣。世醫徒泥方書，守死局，此何異於趙括談兵，不顧其不一敗塗地也。幾希矣，安得起君於九原而警之？故予為掇其奇驗之畧，以表其墓曰：本藩老職某兒患痘，遍體稠密，七八日後，惡証益發，衆醫謂不可救。

君獨以為尚有活路思其方而不獲暫辭歸適有客置酒歡暢老職急走价促之君談笑自如既而遽起赴之巨族填堂衆醫束手而坐舉家怒且罵君從容謝曰嚮吾歸而歎忽得一方兒活矣勿以遲緩怒也乃調藥與之厥翌諸証漸減數日而復常江都人額上發瘤大如拳狀甚詭異群工謂不可治割之必斃君獨奮曰可也乃舉刀割去傳以藥即愈群工大驚富商女子病邀君其父亦若有恙問之曰患痔數月托醫甲治之未痊也君曰甲既治之吾復何能為然疔羸甚請且試之乃摩挲肛門曰子須頃刻忍痛也

用剪刀截肛門出魚骨如戟者長寸餘其奇効率類此故闔藩信之如著龜或有服其藥而不起者其家以為無遺憾矣或不得其治而死輒曰不請昇安一診可惜也其為人所信如此君嘗舉平素所得口授子惠迪著數卷惠迪請鏤諸梓君曰不可也汝畧得吾術故付之若不得吾術而徒泥吾言轉墜煙霧其害深矣竟不如焚之其識見亦如此豈非所謂古之良醫者歟君諱應親天岸氏通稱昇安號有容堂豫州松山人家世以刀圭仕于本藩君幼而父升悅殤事母有至性為人白皙眉目秀朗如美婦人而膽智

絕人弱冠遊諸州訪求名醫遂學究諸科內外聲譽赫著
門人爭聚請治者歲不下三千人藩侯擢為侍醫每
朝于江都未嘗不扈從也寵遇殊渥屢賜金帛加秩
至二百石性好華潔居室精麗榻無纖塵庭中築山
環水栽嘉木奇花暇則逍遙其間憺如也天保十一
年八月廿日以疾卒于江戶其街居年五十有七
葬于芝濟海寺釋謚曰超倫配町田氏無子側室生
一女以門人曾我部惠迪為嗣配以女云先是紀州
花岡隨賢以瘍科名天下君少時寓焉有缺口兒請
治隨賢針刺之群弟子屏息諦視方下針君曰噫上

矣弟子退而譙責之因欲辭去隨賢聞之愕然曰吾
針誠上矣而不可停手彼妙年顧能知之可謂奇才
矣留而善遇之後隨賢病將死歎曰惜乎不使昇安
診之耳夫以君眇然一年少而器識既已絕儕輩為
名匠所奇賞蓋其姿貌纖麗有張崔之風而機智警
敏察病如神亦與之相髣髴第其所用考技不同而其理
曷嘗有不同乎哉世之識君者當以吾為知言矣

連城之壁必藻率以藉之衮龍之冕必璫珎以綴之
器之貴重者其裝宜相稱焉吾日本刀之利漢人激
賞往往見于歌詩稱于傳記寶萬國所莫及苟不裝
之以雕飾猶敗絮藉壁朽組綴冕固不足以貴重之
此余之所以有取於澹窓翁也翁能就刀具雕人物
器械山水花卉之屬而於獅與龍為絕巧焉彼拳毛
咆勃之勢鱗甲蜿蜒之狀神采流動凜有生氣洵足
裝寶刀而增之威重矣是以名動一時柳川侯聞之
召見甚愛賞之賜以俸祿列之士班其他諸侯延見

請雕鏤者多矣。此豈無所取而能然哉。翁性溫而達，能飲酒，喜與文人墨客相交，酒酣耳熱，談辨如雲。見者以為豪士。翁亦以此自喜。然其雕物也，甚精細，意匠未動，惟日以遊放為事。及興動神來，則直入一室，溥心運削，寢食俱廢，最竭力於獅龍。至揣摩經營處，輒不覺躬作拏雲抉石之態。故非惟逼肖其形，并與其精神而得之。人皆以為絕技。然能知良工心獨苦者，蓋鮮矣。翁罹疾，謂嗣子芳英曰：「吾死得名家之文表我墓，足矣。」翁既歿，芳英奉命來謁，余固辭，請之益力，因自笑曰：「昔者楊子雲以詩賦比雕蟲，篆刻而

曹子建有繡虎之目，劉知幾有雕龍之作，則詩文乃雕蟲之至大者。余雖無似，亦嘗刻意，故頗諒其苦心。又詎忍惜雕蟲之技而不表雕蟲之良工也耶。翁諱芳繼，蘭部氏，稱傳藏澹窓，其號。初師田中芳章，後倣古名匠，顯乘程乘之法，遂成一家。天保十三年正月，廿日病卒，享年六十有四。窆于深川因速寺，配龍崎氏生一男一女。女夭，男即芳英。繼篋裘亦以精巧鳴于世。嗚呼，翁為不亡矣。

夫人根津氏墓表

夫人諱伯根津氏信濃伊奈郡伊奈部村人父諱某稱平治郎家正里正母田端氏安永丙申年十九歸中村淡齋翁翁為醫落托無定居而夫人常相從躬執薪水手塚足瘠弗懈也寬政庚戌翁托妻子於外舅西遊京師從諸名醫學究其精而歸始卜居山寺村業大行夫人治家儉勤而翁好客巾舄雜還夫人為理庖饌頗豐極其驩心無絲毫靳色家道亦寔裕文政庚辰翁沒先是長子元恒仕于高遠侯次子元渙出繼松本侯侍醫堀内氏故以季子元敬為嗣後

元敬亦應沼津侯之聘入江戶於是三子皆釋褐於
列侯欲迎夫人而養之夫人弗許蓋其心不忍辭前
人墳墓又恐死不得合葬也乃使外孫茂桂承家侍
養焉天保庚子十月九日無病而卒壽八十有三祔
葬于村西陵淡齋翁之兆從其志也嗚呼婦人之德
莫大於從一而終焉彼筭繼粉黛之飾調膈烹飪之
精縫裁織紵澣濯之巧抑末矣而世之婦女子不知
其本惟末之逐故鮮能守大義者獨夫人松栢之操
老而益峻身不就諸子之養足不踐都會之地顧獨
與乳乳孤孫相依于寒鄉老屋之下朝夕掃墳墓薦

香火而歿即合葬焉非能守大義不以死生存亡渝
其心者孰能至此故受天之靈貺壽踰八旬三子皆
致身於列侯之門安得不表其阡而勵世之為婦女
子者耶夫人人生三男元恒元渙元敬二女長適高木
正照次即配林某而生茂桂者也係以銘曰
鬱彼西陵其下同壙松高風清德弗可忘

如蘭集跋

古之名將提戈躍馬暴露草野死生且不測而寄襟詠於花月者多矣方今昇平日久最宜脩文教精武事而惟驕奢是耽何哉飲肥侯注心於文武旁好詞藻與同志諸侯課題吟詠風月視之橫槊賦詩者其迹雖不同而其心未始不同茲卷可以窺一斑矣信承命訂之凡所取捨皆質之樞宇先生暨五山翁非敢專用私意也辛丑花朝安積信謹識

郊車用詩意也年且外牌字辭計錯端
承命信之凡所取詩皆實之對字失主聲五山非
也雖不同而其公本詩不同故卷下以歸一說其
兼與同志詩對難得今稍風月歸之對取題詩
車而對辭書長短同若稍取對以公之方也
稽六詩月昔之夫古今長平日久最宜前文詳
古之各辨對又對馬暴雷草理王主且不隔而
四蘭集題

○題琴滴檐詩卷

居于大都市井之中肩摩轂擊呼者暴者怒而罵者
喜而笑者諄語者歌唱者雙耳為之聾亂然至夜雨
瀟瀟而下則向之呼譽者怒罵者皆聞然無餘響但
聞四檐點滴如琴如筑其幽咽而清婉者則猗蘭別
鶴之操也其激越而奇壯者則燕市易水之調也此
皆可以洗耳垢而爽神觀矣奈何俗子賈豎不知愛
之反蹙頰厭之其或者不過無舞馬之虞而甘寢耳
孰知其真可愛邪果能知之其人必風流清雅好文
詩而不縉于塵垢者也吾觀琴滴檐詩卷乃能愛雨

聲者惟其愛之也深故托一時文人吟詠之哀為一卷其謂之琴筑之新譜可也其入心風氣

題米庵臨蘇帖後

米庵翁得力於南宮為多而遊及所及乃能臨蘇帖覽者必有以賞識之何贅予言但蘇公之為人則不可不一言也公忠義文章照映千載獨朱子議之以為未敗之安石幾于過論矣然當時蘇文盛行學者爭模倣之至有蘇文熟喫羊肉之語故朱子極力辨之亦出于維持正學之心後人或吠聲以詆斥之非惟不知公并不知朱子也朱子嘗以公與李公擇書贈門人云偶得東坡手簡墨刻適與意會今往一通可銘座右也又跋竹石云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

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近之其推服如此蓋
公氣節文章固自有千古不可不磨滅者後人輒加
詆斥所謂蚍蜉撼大樹也及閱此卷有所感故為一
言之出于筆耕玉學之公對入殆如鑒以清而不非
卑辭之至有種文鼎與羊肉之語若米子時文時
為未類之安石與子固論美於營湖籍文選所學甚
下不一言也公忠義文章與知千律斷米子第之以
譽米子肯以賞鑑之所贊予言田籍公之為人與不
米菴翁稱其為南宮為多而此及所及以語諸紳士
題米菴翁詩後

題樂志論後

仲長統樂志論飄飄乎有凌跨四海揮斥八極之槩
可謂千古奇文矣後之書此文者不可不奇而寫其
意者亦不可不奇茲卷即米菴翁所書雲峯老人所
寫並奇筆也於是乎三奇具焉三奇謂之老陽之數
長統老于文米菴老于書雲峯老于画故其奇鼎峙
於一幅如此雖然老陽變為少陰則予承其變而題
其後文之穉且陋不足怪也霞邨其諒之

書缺陷世界記後

予年十七入江都見黑田君於藩邸爾後不相聞者

三十年矣間者賢胤以此記見示清思逸韵復出於

塵壒之表。洒然有涑水獨樂園風趣。反覆誦味。不能

釋手於是始知君贊駁歷諸官功成名遂壽又踰六十

既已為悠閑自適之人可謂至福矣而猶以缺陷世

界自命其謙挹不自滿如此益可尚也顧予以垂老

之年就仕途才薄學疎不知後來能成何事業抑不

知乞身優游在何年而覲然揮筆題其後有餘愧焉

雖然辱三十年之知而不可無一言也於是乎書

默醉後以頭髻取墨抵於絹畫古人曠達如此今翁
追風流於千古創藝苑之雅事奇矣且畫者精神之
所注而髻又氣血之所溢以氣血之所溢寫精神之
所注是尤出于天機而人工不與焉則此畫也翁之
精神面目皆出焉子孫宜寶重勿失未幾翁以事
再歸歸後則知有同不語畫事則之詳意
于官具六夫以一歸之姑賦以氣之言榮矣雖十
載中則知則知大難也夫不指畫聲昔人言此畫
對森齊平已佩六十歸身幾又吹雪天翁六年則
書對森齋山水畫翁



110X
329
16